

诗韵悠悠

百花迎盛会(二)

梅花	荷花	茶花	桂花
看到你,便有暗香自来 更似有风雪,舞于你疏枝之间 你卓然独立的身影,凌寒自芳的神韵 令多少人心追神摹,和你结为知音 请借我一枚花朵当作莲座 让我从你积雪的枝头出发 怀抱温暖,穿越寒冷 一路壮游,直抵春天的腹地	有人看到的是圣洁 有人想到的是清廉 有人悟到的是和谐 有人读到的是挚爱 你生命的内涵如此丰美 其实,你只是一株荷花 无非是不枝不蔓,无争无为 站在水里,甚至不占一寸土地	你和许多花一样,品种繁多 有一点却为你所独有 凋谢时,花瓣只会一片一片落下 是的,凋谢是一种疼痛 你拒绝短痛,更愿长痛 热爱着,坚持着,是苦修,也是享受 你深知,有多么持久的痛 就有多么持久的快慰	貌不惊艳,容不倾城 你只有一身绵绵不绝的清香 不管长于丰饶之地 还是生在贫瘠之土 挥洒的香都一样深、清、透、远 你的花朵仅米粒儿大 却有香送九里的宽大情怀 只小小一朵,便胜却人间仙葩无数
牡丹	月季花	兰花	水仙花
百花之王,群芳之首 雍容、华贵,端庄、绚丽 你那张最是中国的容颜 有富贵吉祥之气、繁荣幸福之相 时光悠悠,你岁岁怒放 今天,你越开越丰美越开越繁盛 因为,这阳光明媚的盛世华年 使你拥有了史上最美的花季	也许,你对人们爱得深挚 不愿和他们离别太久 和一年只开一次的花不同 你和自己接力,每月都要开放花朵 你身上有刺,不是和生活保持距离 而是不使自己受到伤害 为了始终以完美的仪容 珍惜和人们的每一次相见	修长的叶子向上伸起 好像为人们指点什么 似从远处而来的幽香 更似旨深意远的引领 你以高标独立的雅逸 超尘拔俗的素洁 站在悠远的民族文化沃土上 和人们结为心灵知己精神伴侣	你头戴玉琢的冠冕 身穿碧绿的裙装 站在一泓清水之上 风韵独秀,姿彩天成 恰似养你育你的崇明岛 因水而美,因水而名 凭籍江海怀抱 捧出驰誉四方的生态风光
菊花	杜鹃		
把温暖的阳春让给群芳 把繁华的盛夏让给众香 你只把萧瑟的秋天留给自己 为渐次离去的百花殿后 你在风霜里锤炼节操 在秋寒里提炼风骨 年年捧出所有的绚烂 为秋天的退场布置盛大的谢幕	你又名映山红 是一种自有传统的花 你燃烧着火似的信念 曾为一个年代烂漫满山 血火淬染的鲜艳花色 无限的内涵令人深思 你是一种精神的传递 世代绵延,常开不谢		

特色崇明

吃煤杜米

□ 陆茂清

玉米,崇明方言里叫“杜米”。煤杜米就是水煮青杜米(嫩杜米),又香又糯又微甜,深受崇明老百姓的喜欢。

入夏以后,集市上开始有青杜米出售了,只只摊位前人头攒挤,购买踊跃。进出上下楼道的邻居,时不时脱口而出:“唷,香来,煤杜米!”闲谈中得知,一个礼拜吃二三次煤杜米的不算多,即使缺牙少齿的也不愿错过。除了是粗粮利于养生保健外,于众多的中老年崇明人而言,烙印着童年的味道——幸福与苦涩并在!

现在吃煤杜米是小事一桩,还可以吃个心满意足,旧时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想当年,大田里的农作物都要算产量,杜米是要当口粮分到户的,青杜米没有长足,二只也抵不上一只长足的干杜米,吃了不合算,是不许掰分的。好在农户每人有二十步的自留地,家长总会种几行,让孩子解解馋,大人搭搭福。

凡是关于吃的,小囡用不着教都记在心上。老代里传下来“红绒十八天”的经验之谈,是说玉米的须出现十八天后,青杜米可以吃了。因此常去自留地里转,一旦看到杜米股头顶上吐出粉红色的须时,又惊又喜,记好今朝是几月几号,也有写在纸头或日历上,以防记错了。

“煤蟹等勿得红”,孩子们吃煤杜米的心情太迫切了,临近十八天时,天天摸摸揪揪杜米股头,假使硬气了,说明粒子变得饱满可以吃了。没有经验的小囡,索性剥开一条缝,看绽了没有,为此挨骂甚至吃生活的不知几许。要知道一剥开,蚂蚁等小虫乘虚而入,钻进去吃啃食水嫩的杜米粒子,这样的“搞作”太不应当,还不惹骂寻打?盼呀等呀,爹娘终于出口说“杜米熟了,掰点煤煤”。孩子们像得了将军令一般,拎着竹篮冲锋在前,一阵风到了自留田里。但大部分家长是不许小囡掰的,他们毕竟经验有限,若是掰了嫩的,既勿见吃,又不好吃,勿实惠。



皖南风情 (油画) 姚伟超

笔走心缘

乡下的母亲打来电话,说,她要开店。

他正忙着。他是母亲拉扯大的,是个孝子。他说,好啊妈,开店需要多少钱,我给你。母亲说了。他立马把钱转了过去,不忘又说一句,妈,别想着赚钱,你开心就好。

母亲这店,果然是不赚钱。

隔个把月,母亲给他打电话,说,儿子,钱没有了,你给我打点。次数多了,他有点哭哭不得,母亲开个店怎么就亏钱亏这么厉害?这次,母亲又给他打电话了。打完钱。他想着,是不是该回家一趟。一来也有些日子没看母亲了,二来,他也想去看看母亲的店。

他是在中午回的家。

母亲看到他回来,有点意外。母亲说,你怎么不说一声?我好去买点菜。他说,不用,妈,我随便吃点就行。母亲给他炒了盘蔬菜,他吃得津津有味。还在他吃的时候,母亲看了看时间,说,你慢慢吃,我去店里了。他愣了下,说,好。他想,母亲开个店,比陪自己儿子还重要啊。

他是在半小时后,出现在母亲店里的。店在村口,来来往往的人多。那店,原来就有。有很多年了。后来,别人不想开了。母亲就接过来,

母亲开的店

□ 崔立

她开了。母亲看到他来了。母亲说,来了。他说,嗯。柜台内的后面有一张椅子。他在椅子上坐着,坐着看,母亲在柜台前,忙前忙后的。

有人进来,是村里的王大伯。王大伯说,我买瓶酱油。母亲给拿了一瓶,递给他。王大伯说,多少钱?母亲说,二十二块五,这样,你给二十块钱吧。王大伯,这怎么成?母亲说,怎么不成,我有专门的进货渠道,便宜。王大伯拿着酱油,说,那,谢谢你。王大伯说,你这里啊,比镇上的超市都便宜。母亲喜滋滋地,说,那是。母亲还说,下回再来啊。母亲目送着王大伯离开。

又有人进来,是村里的张奶奶。张奶奶年纪大了。张奶奶走进来时,腿脚不灵便,走得极缓慢。母亲赶紧从柜台内走出来,将张奶奶扶进来。母亲说,张阿姨,你要点什么?张奶奶说,面条,你这里面条有吗?母亲说,有,你要哪种?母亲指给张奶奶看,柜子上的那几种面。张奶奶指了指其中一包干面条,说,这个吧。母亲说,好。张奶奶说,我拿一包。张奶奶付了钱。母亲给张奶奶拿了两包干面条。母亲说,买一送一,还有一包是送的。张奶奶要走了。母亲想起什么,说,等等。母亲拿了一小袋

火腿肠,给张奶奶。张奶奶不要。母亲说,这也是送的。张奶奶是母亲搀着出门的。

一下午,母亲做了好几单的生意。母亲要么就是便宜价格,要么就是送东西。原来,母亲是这样做生意的啊。

他翻过母亲的进货价格,并不便宜。母亲这样做生意,不亏才怪呢。

晚上,他陪母亲吃饭。有一会的沉默,他终究还是没忍住。他说,妈……母亲说,是想问我,为什么这样做生意?他没说话,算是默认。

母亲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多年前,一对夫妻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到了乡下。在孩子5岁的时候,男人遇到了意外。女人拉扯着孩子,太过艰难。孩子饿了,没东西吃,就哭。村里人听到了哭声,都来了。他们给孩子东西吃,劝女人,别难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孩子长大了,要上学了,村里人又来了,说,我们凑凑,孩子学总归要上的。就是在村里人的帮助下,孩子一步步地长大,有出息了。女人就想着,报答村里人。给他们钱,肯定不会收。女人就开了店……

母亲说着,说得眼圈红红的。他听着,听得眼圈红红的。他说,妈,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养老金”的名与实

□ 北风

“养老金”,也叫“退休金”“退休费”。这样的称法,算是一种直奔主题,更是一种提醒,就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那样的资金,用以养老,用以退休,言下之意还包含有一声亲切的叮咛:可千万不要移作他用了。

劳动者拿的报酬,还没有退休时一般叫工资,旧时常称“薪水”。所谓“薪水”,本指柴和水,借以指代生活的必需品,进而指代通过劳动所得的用以维持个人包括家庭生活的工资。“薪水”之称,和“养家糊口”之说也是一致的。事实也是如此,就是上班工作时,除开要管一个自己,许多人还要管一个全家,而且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外,还有住房、子女求学等问题,这时候劳动所获得的收入只是简单地叫做“工资”,还真的有些词不达意。可是养老金的概念,就有些不一样了。拿养老金的时候,当年的青年或壮年的劳动者变“老”了而需要“养”了,而且从家庭领域讲通常子女也已经自立当家,这时国家以制度的形式给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就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养老生活。

研究“养老金”这样的名称词,为的是循其名而责其实。尤其是在现时代,城镇和农村的老年居民,都享有各自的养老金,养老金的发放已经成为老人的普遍保障。只是尚有一部分老人,养老金的使用名不副实,其中有的将之变成了子女的补助金,有的则将大部分资金提供给银行吸储,从而影响了自己的养老质量,需要提醒。

如果人人都去努力地用好自己的养老金,那是一个多么幸福美好的老人社会啊!那也是老人们为当下社会增添的一份光彩!